

第五部



冯家文 著



五鳳朝陽刀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内 容 提 要

本书故事紧接《五凤朝阳刀》第四部。

峨眉掌教司徒平，一面收揽阴阳教主葛伴月，一面大量窝藏穷凶极恶的江湖败类，并指使其妻蛇蝎美人冷酷心，勾结当朝东宫刘太后内侄刘国瑞，企图彻底颠覆先天无极派。从而，引出了武风楼冷月荒原斗毒龙、久子伦大雁塔下挫四杰、东方明珠春蚕虽死丝未尽、绝代女魔易容智赚美人蛇、江湖三残东山再起、八变神偷二次出世、李鸣巧得天罗化血刀、秦杰独闯峨眉山下书，直至江剑臣掌震三枪追魂韩逸心，摔伤一苇渡江申士业、力斗黑道四瘟神、恶战掌教司徒平，终于使这个表面上温良恭俭而骨子里狡猾奸诈的伪君子声威扫地，剑牙缩爪。

接着，江剑臣养伤徐州华祖庙，武风楼千里寻访魏银屏，又展开了精彩而曲折的故事……

五 凤 朝 阳 刀

冯家文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5.125印张 326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定价：4.80元

ISBN 7-80505-277-8 /I · 263

目 录

第一回	寒夜古塔 冷月荒原	神魔无情嘲掌教 毒龙有意敬英雄	(1)
第二回	神威凛凛 柔情脉脉	六指追魂挫四杰 红衣仙子护神童	(25)
第三回	事出无心 原本有意	十两纹银判生死 一粒丸药化冤仇	(49)
第四回	春蚕丝尽 炬烛成灰	公主幽幽空作嫁 女魁默默为谁忙	(73)
第五回	误闯天罗 身入地网	漠北二凶双铩羽 陆地一魔陷险窟	(97)
第六回	无心拼搏 有意离间	百年道观起狂浪 二女翻海掀巨波	(121)
第七回	酣酣酒意 冷冷词锋	假凤虚凰嫌毒妇 招绝计巧降枯骨	(145)
第八回	古城遇故 江心遭险	惊闻三残东山起 骇见一叟踏碧波	(169)
第九回	岁月空流 芳年虚度	荒山相会已不识 绝地重逢悔恨迟	(193)
第十回	招凶藏垢 募恶纳秽	深谷秘室隐二丑 密林精舍窝五毒	(217)
第十一回	铁掌轻挥 游词微戏	毙敌除害豪杰胆 杀人灭口荡妇心	(241)
第十二回	春光外泄 机关内隐	血口喷人勾魂女 功力超尘紫面仆	(264)

第十三回	舍身岩上 睹光台下	终南樵隐骂教主..... 五岳一鸟斗双鹰	(287)
第十四回	血难污刃 兵不厌诈	李鸣得识天罗刀..... 曹玉巧胜独目人	(311)
第十五回	不惜树敌 何畏人言	光明正大屠浪子..... 卑劣无耻敬瘟神	(335)
第十六回	暗窥实力 明剪党羽	八变神偷戏四瘟..... 钻天鹞子伤一杰	(359)
第十七回	面目狰狞 原形毕露	一苇渡江萌恶念..... 青城明珠揭隐私	(384)
第十八回	双瘟逞凶 二小扬威	胖公巧接金蜈针..... 倩女怒挥冷焰刀	(406)
第十九回	三阵拼搏 一弹退敌	终使奸谋付流水..... 致令暗算枉费力	(429)
第二十回	满腹凄凉 一纸血泪	一双俪影去闹市..... 孤身浪迹走天涯	(458)

第一回

寒夜古塔 神魔无情嘲掌教
冷月荒原 毒龙有意敬英雄

历史上有名的大雁塔，在古都长安南面的慈恩寺内。寺为大唐高宗李治为其母追荐冥福而建，原名为慈恩寺塔。《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中记有西方摩揭陀国有一僧寺，一日有群鸿飞过，忽有一雁离群落羽，摔死在地上。僧人惊奇，认为雁即菩萨，群议埋雁建塔纪念。唐永徽三年，慈恩寺住持僧玄奘为保护从印度带回的经籍，由唐高宗资助，在寺内西院修建，初建为砖表土心五层方形。长安年间，方才纯用青砖改建成方形楼阁七层，就连登塔攀梯也改成了盘道而上。大历年间加高到十层。后经战火破坏，剩下七层，塔南面两侧镶嵌唐太宗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两块。书者为书法名家褚遂良，字体秀丽，为唐代遗留后世之名碑。塔的门楣、门框，以阴线雕刻唐代建筑图案，画面严谨，线条遒劲，极为古雅。

这时，斜阳已将西下。尚带寒意的春风，轻拂着大雁塔身。峨嵋少主司徒明双臂一张，以“一鹤冲天”之势，飞身登上了大雁塔的顶层。停身塔门外面，恭声禀道：“本派外

舵巡察葛伴月，应召来到，现在慈恩大殿内，等候父亲的召见。孩儿不敢擅专，特来请示定夺！”

随着峨嵋少主的恭声请示，第七层塔内传出一个极为清越的声音道：“此塔已被我定为临时休息练功的住所，严禁任何人出入。速去传谕葛伴月等，说我马上就去。”

峨嵋少主司徒明低应了一声：“是！”身子向后一仰，用“云里翻身”的绝技，飘落在大雁塔之下。

突有一股子劲风，急袭峨嵋少主的身后，来势又猛又狠，翻身拒敌已来不及。司徒明只好点脚再起，先用“毒蛇出洞”前蹿五步，紧接着施展“惊鹿回顾”翻身亮掌，击向身后之敌。

两掌一合。由于司徒明是仓促出掌，功力提聚不足，竟被身后那人一掌给震退了七八步，方才站稳了身躯。

冷不防受挫，气得峨嵋少主司徒明低吼了一声：“背后偷袭，算什么英雄！站稳脚跟，接我司徒明三掌。”功力陡聚，刚想恶狠狠地挥掌出击，忽然一眼认出在背后偷袭自己的，不是别人，竟是自己最近结拜的盟兄月下逍遙薛子都。司徒明一阵子惊喜，不光马上放松了全身功力，还高兴地叫了一声：“二哥！”躬身施礼。

月下逍遙薛子都脸寒似水地训斥道：“三弟以峨嵋少主之尊，未来武林盟主之贵，本身功力如不能百尺竿头突飞猛进，岂是先天无极派现任掌门武凤楼之敌！你太叫愚兄失望了！”说完面容一凛，又凌厉地拍出了一掌。

峨嵋少主司徒明脸色一红，急提全身功力陡并食中两指，使用出跟阴阳教主葛伴月所学的玄阴绝户指，斜划月下逍遙薛子都的腕部寸关尺。

月下逍遙薛子都臉色一冷，迅將拍出的右掌一縮而回，闪开了司徒明划来的一指。五指摺成抓形，第三次電光石火地抓向了司徒明的左边軟肋。變招的迅速，出手的凌厉，逼得峨嵋少主司徒明不得不后退了一步，含羞帶愧地低下了头。

月下逍遙薛子都叹了一口气，收招站到了司徒明的肩側，语音低沉地说：“咱们一盟三弟兄，论年纪，无不比武凤樓、李鳴二人要大上好几岁。除去大哥八爪毒龍索夢雄在云貴邊荒闖出了万儿，你我弟兄二人在当代武林中，几乎碌碌无闻。愚兄念结拜之情，不惜得罪姑媽白衣文君，硬把我伯父瘦達摩拉出来，帮助峨嵋，对抗先天无极派。别看愚兄有月下逍遙之名，可至今仍是童子之身，未破色戒。你却日夜沉溺在阴阳教中，声色狗馬，导致功力进展缓慢，不得不求助于玄阴絕戶指。虽有小成，必损峨嵋声名无疑。我要你立即离开胭粉花丛，勤奋练功，不准再和那些女孩子鬼混。”

峨嵋少主司徒明迷恋美色已久，沉溺于孽海淫欲，哪是二哥薛子都几句话就可以劝导醒轉的。刚想用言语搪塞，身后送过来一阵香风。他知道是阴阳教主葛伴月新收的女弟子黑衣仙子沙桂英。连忙闪身向月下逍遙引見道：“二哥！这位是追魂劍沙万里叔父的爱女，江湖上有名的黑衣仙子沙桂英。”说到这里又向沙桂英说：“桂英妹妹，快来拜见薛二哥。人家可是白衣文君薛凤寒、瘦达摩薛天二位前辈的嫡亲侄儿，武林中有名的月下逍遙薛子都。你只要有了他的帮助，何愁你的杀父大仇不报！你们二人多亲近，我可要代传教主的亲口谕令去了。”

生性本来淫蕩、又和阴阳教主葛伴月打得火热的黑衣仙

子，对薛子都这种年轻的武林高手哪有不尽情巴结的道理。当下盈盈下拜，又甜甜地叫了一声：“薛二哥！”

月下逍遙薛子都出身于名门正派，父亲薛宇早亡，多亏伯父瘦达摩抚养成人，并传授了他一身绝顶的武功，再加上姑妈白衣文君薛凤寒管教严紧，从不曾和女人接触，更不敢胡作非为。但他毕竟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怎经得起勾引。沙桂英刚刚贴进前来，就有一股淡淡幽香，熏得他心神微荡。又看出黑衣仙子桃花玉面，水蛇细腰，杏眼娥眉，丰乳肥臀，体态婀娜，妩媚风流，不光美艳到了极点，也风骚到了极点，更令他目眩神怡。

一见这位闻名已久的月下逍遙薛子都，还是一只雏嫩的童子鸡，长身玉立，面貌英俊，在自己这个貌艳如花的少女面前，竟拘束得手足无措。黑衣仙子不由得心中暗笑，知他没有经过阵仗，怕把火加大了吓着他，就嫣然一笑说：“少主多次向我夸赞薛二哥的人品、武功，均应推为当代后起之冠。今天有缘拜见，实乃三生有幸。家父追魂剑、哥哥沙不仁都遭先天无极派杀害，撇下我一个弱女子。恳求二哥哥多疼爱我一点，不仅沙桂英粉身难报大恩大德，就连我那九泉之下的爹爹和大哥，都将受其恩泽。”故意又抢着盈盈下拜。

替沙桂英报仇的事，八字还没有一撇，月下逍遙薛子都怎好大模大样地受人家跪拜。慌忙伸出手想把黑衣仙子沙桂英拦住，不让她再跪拜。

一心寻找挑逗机会的黑衣仙子，假装站立不稳，娇躯向前一抢，竟抱住了薛子都的一条手臂，不愿松开了。

就在这个时候，被峨嵋少主司徒明故意打发来传唤二人

的骆全一头撞见了。这小子是阴阳教主葛伴月护驾八童之一，对黑衣仙子沙桂英垂涎已久，见二人携手抱臂，状极亲密，醋性大发，一声冷哼之后，陡然施展玄阴绝户指，恶狠狠地向月下逍遙薛子都的太阳穴划来，大有一招屠人的声势。

一向狂傲自负的薛子都，怀前又拥有一个美艳娇娃，一种在美人面前显耀自己男儿威风之心勃然兴起。为了防止对手伤害着黑衣仙子，先用左手揽住了沙桂英的细腰，右肩一晃，抱着她斜移三尺，闪开了骆全的一指。右手立掌如刀斩向了骆全的手腕，既逼得骆全抽招变式，又乘机将黑衣仙子推送到安全的地方，不容骆全再次出指。接着施展开瘦达摩薛天传授的达摩十八掌，迅猛飘忽地罩向了骆全。

一个阴阳教主的护驾八俊，平日又纵淫伤身太甚，哪是月下逍遙薛子都的对手！骆全手忙脚乱地撑到了第七掌，早让月下逍遙薛子都一掌印上了后背。幸亏不是命门要害部位，骆全被震出八九尺，嘴中沁出了一缕血丝。

月下逍遙刚想飘身扑上再补一掌时，只听身侧有一个异常清越的声音说：“点到为止，不准伤人！”

月下逍遙薛子都听出是峨嵋掌教司徒平的声音。心中一凛，哪里还敢造次。陡然转过身来，扑地而拜道：“教主在上，晚辈薛子都叩见！”说完跪倒在地。

一听是峨嵋教主司徒平到此，吓得骆全强忍伤疼趋前两步，连头都不敢抬地也跪在了地上。

黑衣仙子沙桂英一来仗着父亲追魂剑当年和峨嵋掌教有些交往，二来也仗着自己是个女孩子，先偷偷地瞟了司徒平一眼，才口称教主，跪在了月下逍遙薛子都的身后。

留在黑衣仙子沙桂英记忆之中的峨嵋掌教司徒平，是一个身高八尺，胖瘦适度，两道宝剑眉，一对丹凤眼，面白如玉，掩口胡须，虽已年近花甲，头发却乌黑如墨地高高挽起，横别玉簪，一袭灰布大衫洗得露出了白色，灰色袜子，镶云布履，衣衫虽然陈旧，却干净得一尘不染，特别是两只手掌，洁白如玉，不仅躯体昂立如山，两眼眸合之间也凌厉逼人，令人不敢仰视。真不愧是一个绝代武林枭雄。也怪不得他经常存有席卷江湖、独霸天下武林的野心。

只听他语气平稳地向薛子都说：“贤侄和明儿是结盟兄弟，理应以伯父称我，怎能喊出教主二字，快快改过。”

月下逍遙薛子都受宠若惊地先以头顿地，然后改口叫了一声“伯父”，才恭恭敬敬地站起身来。

峨嵋掌教司徒平对黑衣仙子不屑一顾，携着薛子都的手腕，一边向大殿方向走去，一边温和地说道：“古人云，慈亲常有，孝子罕见。明儿是老夫的长子，他至今仍然苦苦痴恋着绮珠，实是我一大心病。武凤楼一天不除，绮珠一天不会死心。希望贤侄从中大力周全，务求令姑母白衣文君不要从中相阻。”

月下逍遙薛子都点头应允。

说话之间已经登上了大殿的台阶。阴阳教主葛伴月、病太岁娄鼎、瘦达摩薛天三人出殿迎接。瘦达摩一眼看见司徒平和薛子都并肩来到，给予了侄儿极大的殊宠，更坚定了归依峨嵋派的决心。

峨嵋掌教居中落座，请娄鼎、薛天坐于上首，阴阳教主葛伴月执属下之礼，在下首相陪，薛子都、司徒明分立两侧。手下人送上茶来。

忽有一个峨嵋教徒闯进了大殿，单膝点地，大声报道：“湘江二友楚宽、陶广到！”

峨嵋掌教司徒平脸色一喜，朗声吩咐道：“快请进来！”说完自己首先站起。

从大殿台阶下闪进两位半百老者，身材瘦长的是楚宽，骨瘦如柴的是陶广。一齐双手高拱，先叩问教主安好，然后和他人一一见礼。

性情暴躁的楚宽扫了一眼殿内，不见峨嵋四杰在坐，冲口向教主司徒平问道：“四杰兄弟不随护在教主身侧，被派到什么地方公干去了？”

峨嵋少主司徒明代父答道：“桑、章、蒋、程四位叔父，奉父亲之命前去城南杜祠，约先天无极派现任掌门武凤楼来此，至今尚未归来，不知是何缘故。”

湘江二友中的老二陶广不以为然地说道：“以四杰弟兄去作递柬传话之人，也太割鸡动用宰牛刀了。”

在湘江二友看来，用擒龙手、恶鬼抓、裂狮爪、飞豹掌堂堂峨嵋四杰去传话约人，确实是太小题大做。

不料他的话刚出口，大殿外就有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接去了话头说：“依小侄看来，四位叔父能把招子擦亮，口气放柔，话一传到立即退回，恕可保得半生英名；否则非全部锻羽而归不可！”

在外面答话的这人，是一个面黑如墨、身躯魁伟、动作异常沉稳冷静的年轻人。

湘江二友之首楚宽和峨嵋四杰弟兄有刎颈之交，平素对四人的手、抓、爪、掌四项功力推崇备至。看答话人只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后辈，心中一火，含怒斥道：“你一个后

生晚辈，怎敢对成名的老一辈人物轻视！你叫什么名字？出自谁的门下？我要追究你师父‘教不严、师之惰’之罪。”

黑脸年轻人先示意司徒明、薛子都二人不准开口，然后微微一笑说：“我叫什么名字无关紧要，我恩师是谁更不会随便说出，和峨嵋四杰往日既无冤，今日又无仇，绝不会盼望他们锻羽而归。我这还是往最好处猜想，实际上说不定会更糟。”

在峨嵋掌教面前，这个黑脸年轻人竟敢这等狂妄，湘江二友不能容忍了，一齐怪叫一声：“小辈该死！”同时伸出手来。楚宽掌震年轻人当顶，陶广拳捣年轻人软肋，出手凌厉，掌拳都带出了风声。

黑脸年轻人撇嘴一笑，身形鬼魅似地一闪就飘移到了一边，嘲笑说：“有能耐去对付先天无极派！自家人厮拼岂不是亲者痛、仇者快！”

听黑脸年轻人说是自家人，湘江二友不好再次出手了。老大楚宽怒气不息地斥道：“就算你不敢说出师父的名字，也该报出自己的来历，上面端坐的可是峨嵋掌教真人！”

听湘江二友抬出来峨嵋掌教司徒平，黑脸年轻人也觉得有些冒失，连忙扑地跪向掌教司徒平：“伯父在上，小侄索梦雄叩见你老人家。”

司徒平老眼不花，看见黑脸年轻人一进大殿，就向司徒明和薛子都使眼色，又看出他面黑如墨、身材魁伟、沉稳冷静、武勇如狮，知道他准是自己儿子司徒明的结拜大哥八爪毒龙索梦雄。知他生长边荒，疏于礼教，不料他对自己能这么尊敬。心喜之下，怎肯为湘江二友的脸面，去挑他的过节。见八爪毒龙大礼参拜，连忙亲自俯身，将索梦雄搀了起来。

来，看着他的面孔问道：“贤侄刚才所说的话，是否真有根据？”

八爪毒龙索梦雄认真答道：“在伯父面前，小侄怎敢信口开河。我昨天就来到了长安，之所以不先来叩见伯父，就是想利用人生面生的长处，先摸一摸先天无极派的虚实。据我所见，武凤楼的左右不光有秦岭一豹许啸虹、六指追魂久子伦二人，还有一个老者，非常像传说中的千里独行吴尚。以峨嵋四杰去对付这几个二十年前就名震江湖的武林名宿，焉有不全部锻羽的道理。不瞒伯父说，小侄我虽年轻性傲，但我绝不敢轻视武凤楼，更不敢小看他手中的那口五凤朝阳宝刀。”

听了八爪毒龙的这番陈词，峨嵋掌教司徒平的脸色凝重了。

偏偏不到河边不肯脱鞋的湘江二友同声斥道：“你自己畏首畏尾，长武凤楼的威风，灭峨嵋派的锐气，又何必来慈恩寺内现世。”

八爪毒龙冷然一笑说：“索某和峨嵋少主司徒明、月下逍遙薛子都一个头磕在地上，自应祸福与共，岂能作畏刀畏剑之辈！峨嵋派所以会连连失利，无一次不是毁在你们这一批眼高手低之人手里。只要教主大人不嫌我索梦雄献丑，我显露一手，请大家评定较四杰弟兄如何。”说完见峨嵋掌教司徒平将头连点，八爪毒龙顿时功贯右臂，陡地将手探出，只见一片爪影，幻化出八只手爪，爪风嘶嘶，凌厉至极。

峨嵋掌教司徒平脱口赞道：“贤侄真不愧江湖人称八爪毒龙，功力果然高明！”

话刚落音，峨嵋四杰垂头丧气地跨进了大雄宝殿。

一看峨嵋四杰的脸色，峨嵋掌教司徒平就知道八爪毒龙的话应验了。峨嵋四杰是他的左膀右臂，心中不禁一沉。他毕竟是个枭雄人物，既顾脸面又护短，决定不让峨嵋四杰详禀，只催手下人速备酒席，为八爪毒龙、月下逍遙、病太岁、瘦达摩等人接风。

一席酒宴，直吃到定更以后方才散席。安排众人分头休息后，将峨嵋四杰弟兄悄悄地唤到了大殿后的三间静室，盘膝坐在一张矮桌后面，想详细询问峨嵋四杰和武凤楼见面时的情况。

一个随身童子给他送来了一碗燕窝粥和一盘精美的细点。这充分揭穿了他的苦行僧假面目。原来司徒平这二十年来，明面上都是布衣粗食，不茹腥膻，就连刚才陪众人在席面上，也是滴酒不饮，光吃些素菜。其实他私下里的生活却异常讲究，只是不为局外人所知罢了。

那小童放好了碗盘汤匙竹筷等物，躬身退了出去。

司徒平拿起汤匙，舀了一匙燕窝粥，缓缓地倒入口内，伸手刚想去拿竹筷时，陡然脸色一寒，低斥了一声：“大胆！”伸出右手食指，一敲露出桌面的那两根竹筷。只见那双竹筷变成两支竹箭，凌厉地向身后的窗户外面射去，真达到了摘叶都可伤人的境界。

忽听后窗外有一个于哑的声音说：“这年头真邪门！从来只听说‘半夜客来茶当酒’，你这个半吊子老道却是‘半夜客来竹筷迎’。我跟你司徒平没完！”随着话音，后窗户一启，轻如飘絮地蹿进了一个奇丑的怪人。

要说丑，进来的这位算丑到家了。冷古丁地出现，保准能吓你一大跳。只见他两耳一大一小，双眉一粗一细，鼻子

大如秤砣，嘴唇薄如刀刃，左眼圆如铜铃，右眼斜成三角，特别是两只眼睛距离太远，足足有一巴掌多宽。实在是尘世之上少有的奇丑怪人。

峨嵋掌教司徒平和平手下的峨嵋四杰一眼看清了那奇丑怪人，竟然一齐惊喜地站了起来。

那奇丑怪人咧嘴一笑说：“人人都说你司徒平还俗之后茹苦素食如初，我陆地神魔就暗中嘀咕，你假牛鼻子真要那样，还要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干啥？今天果然让我老神魔揭穿了你的鬼把戏。”话未落音，伸手抢过司徒平面前的那碗燕窝粥，连汤匙都不耐烦用，一仰脸就完全吞进腹内，还用接自司徒平打出去的两根竹筷夹起了一块细点，送进了大嘴。

气得峨嵋掌教司徒平干瞪眼没有办法，只好一挥手先让峨嵋四杰暂时退出，再耐下性来着陆地神魔辛独将一大盘精美的细点一块不剩地吃下肚。辛独用袖子抹了一下嘴唇，才坐在了司徒平的对面。

峨嵋掌教司徒平气哼哼地说：“你辛老大的架子越来越大了，我几次派人送礼约你帮我，你都孤魂野鬼似地到处游荡，反而不如你的大头儿子辛不足，贴上了阴阳两极葛伴月，间接地替我司徒平效力。难道说你一个跟头栽在江剑臣的面前，不光不要陆地神魔四个字，连爬起来的勇气都丧失了？”

陆地神魔辛独叹了一口气说：“千不真，万不真，江湖上那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到底是千真万确。三年前，我受女魔王侯国英约请在虎牢关对付江三。开始我真没把钻天鹞子江剑臣放在眼里，后来栽了跟斗，我

也不服气，才又拿了多尔衮十万两银子的花红，伙同三抓追魂邵一目去暗杀武凤楼。不怕让你牛鼻子老道见笑，我临时变卦，又把到手的十万两银子让邵一目给退回去了。”

司徒平张目问道：“为什么？”

陆地神魔语转低沉地说：“多尔衮共计派出了三批人马暗杀武凤楼。先是边氏三雄倒戈泄密，接下来是一剑残边天福、一笔勾边天寿败下阵来，就连长白一尊朱彤阳、珍珠滚玉盘朱彤弓都缩手回转了长白山。我陆地神魔也就见机而退了。”

机警多诈的司徒平冷冷一笑说：“瞧你辛老大这么一说，我峨嵋派也该偃旗息鼓，向先天无极派拱手臣服了。”

陆地神魔脸色一寒说道：“冲着你峨嵋派大掌教的这种火气，你暂时还不配去称霸武林，因为你从头到尾都太轻视先天无极派的力量，所以连连失利。特别是你不该来到长安。”

司徒平愕然问道：“为什么？”

陆地神魔辛独干咽了一口唾沫后，冷然答道：“你不光不该来到长安，来了也不应该露面。宇内第一神剑老醉鬼就住在终南山，你不怕他出头干涉？”

峨嵋掌教司徒平的脸色大变了，他真怪自己的夫人冷酷心大意失策，竟然把神剑醉仙翁马慕起给忘怀了。如今马醉鬼收了女魔王侯国英做干女儿，钻天鹞子江剑臣成了他的干女婿，自然是武凤楼的干外公了。终南山离此仅仅数十里路，闻讯即可赶来。想到这里，改容向陆地神魔叩问道：“不知辛兄有何良策？尚请垂示小弟。只要能杀了武凤楼和江剑臣，消灭了先天无极派，峨嵋派上上下下绝对忘不了你